

洛城随想>>>



佛与不同的人说着不同的话，只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思想和悟性。

龙门思悟

□水流花

旅途中，我喜欢拍跟别人不一样的照片。

在龙门石窟，同行的人纷纷对着著名的卢舍那大佛举起相机，我没有，因为从我这个角度看，不可避免地要把大佛头顶悬崖上的青草和崖壁上雨水的印迹拍进去。不能拍出最佳效果，不如不拍，门票或其他图片上的大佛影像，比我们自己拍的效果要好很多。

我拍摄的，是那些不知名的佛像，有些甚至没有名字，还有些雕刻粗糙、线条简单，有的甚至已经由于人为因素或自然风化，看不出本来模样了。

相机其实是拍摄者眼睛的延伸，之所以将目光放在这样的佛像上，是因为我觉得那些形体硕大、工艺精美的大佛，应该是出自官方的宏伟开凿计划，工匠更多的是执行命令去雕刻，而不是出于内心的虔诚。而那些小的佛像，大多是民间造像，雕刻的起因和过程应该更多地取决于某一个人的内心，于是每一尊佛像就有了与众不同的意义或价值。当那些普通民众怀着对佛祖虔诚的敬意和对来世美好的期望，在石壁上刻下自己心中的佛的影像，他们的内心是不是会因此而更加安宁、更加平静呢？

站在伊河岸边放眼望去，石壁上无数的佛像寂寞地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几乎所有的佛像都是以低眉垂首的姿态俯视着众生。按佛家众生平等的说法，这些佛像不管高低或大小，也都应该是平等的吧？

当时的达官贵人乃至帝王对佛祖的尊崇，用那么宏伟的工程与精湛的技术表达出来，而平凡小民心中的敬意表达出来却是那么粗糙、那么卑微，但是，若真有佛祖，施与众生的，也该是一样的福泽吧？

佛像可以有不同的姿态与表情，世人心中对佛的虔诚却没有不同。我想，也只有佛被广大民众所接受了，才能真正发挥其济世宁神的作用。

帝王将相对佛的推崇总是带着浓重的国家宗教色彩，想通过百姓对佛的敬畏来达到易于管理的目的，而百姓通过对佛的虔诚却可以获得内心的安宁，因而自觉自愿地相信佛教，并在石上刻下佛的影像。

或许，这正是宗教的力量，不能给人以物质的满足，却能让人在精神上获得极大的满足。

与生活在隋朝或唐朝的普通百姓相比，现代人在衣食住行方面条件更为优越，却常常因为没有有一个明确的信仰而易烦躁易悲易怒，这实在是科学发展所带给人类的负面作用。

当然，信佛未必就能幸福，但是，若心中没有一点信仰，真的很难有幸福感。

那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瞻仰佛像，其中怀着敬畏态度来膜拜的可能少之又少，但我相信，当你慢慢地走过那一尊尊佛像，心中一定不会没有一点触动。

那些感悟或触动，或许正是佛要告诉你的。

是的，佛与不同的人说着不同的话，只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思想和悟性。佛要说出的话，还得经过你自己的历练与淘洗才能变成你的心声。

其实，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尊佛，一个人只有在历经挫折与坎坷之后静下心来，才能听得到心里那尊佛所发出的声音。

至爱亲情>>>

渴望挨揍

□姜林

父亲喜欢揍我。真的！

1952年，他从山东老家到洛阳当了警察，5年后有了我。开始揍我的时候，他是个派出所所长。

今年五一，父亲过80岁大寿，我遵旨请来他的许多老友。

席间，比父亲还年长的一个老邻居，脸贴脸地对我说：几十年过去了，你都成小老头儿了。现在说起来挺难为情的，那时候，我们只要一告状，你爸可是当场就揍你呀，一天揍过3次，你还记得不？

我能说什么呢？

我妈活着的时候，曾经对世人说过一句很公道的话：7岁开始，我儿子就做饭，他爸没有再买过煤。也就是说，我曾经是个好孩子啊！

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的时候我9岁，我妈总是生病，我爸总是不在家。学校上不成课了，从小精力旺盛的我，除了偷和抢，能让家长生气的事，几乎天天都做。于是，有机会就揍我，便成为父亲在家中的主要工作。

回想起来，世界上最傻的人一定是我。

父亲揍我的时候，我是从来不好意思哭的，而是在认真地数数。挨揍之后，我基本上记不住哪儿疼，即便皮开肉绽也不多看一眼，最要紧的是按照记住的数字去找告状的人报仇。被报仇的人又来告状，我又得挨揍。于是，我再数数，再去报仇，然后再挨揍。记得有一天我挨了3次揍之后，天已经很黑了，我要报仇的人被他的家长保护在家里。结果，我只能往他在3楼的家里扔进几块砖头。后来，他们家搬走了。虽然，大家都很恼我，父亲的口碑却很好，我知道，那是用我的皮肉之苦换来的。

父亲喜欢揍我，但是，他不喜欢别人揍。

1974年我上高一的时候，上午上体育课，高我一个年级的3个男同学来抢我怀里的足球，我打不过他们，但是，我操起棍子打破了其中一个人的头。于是，他们3个人迅速把我打翻在地，又各踏上一只脚，想让我永生不得翻身。

中午，父亲看见了我的惨状，像在预审室办案一样对我进行了讯问。末了，有午休习惯的父亲突然走了。下午上课，一个同学哀怨地对我说，他哥哥中午被警察抓走了，是因为我。晚上回家我问父亲，是不是他让人抓的，可他始终保持沉默。38年后的今天，他依然没有告诉我。坦白地说，那一天我偷偷地哭了，内心对父亲充满了感激。

后来，我下乡，当兵，他都来送我，只是，车开了，他依然啥话都不说。

等我有了女儿，父亲好像学会迟到和早退了。女儿考上大学，处于离婚状态的我有些力不从心，父亲在我女儿学校所在地竟住了4年。孙女口述的菜谱，都在他的劳作中变成了可口的饭菜。喜欢揍儿子的父亲，从来没有动过孙女一指头。在孙女一天天长大的同时，我父亲走路越来越慢了，饭量越来越小了，火暴脾气也悄然消失了。只是我节假日从北京回来看他，与他碰头时，他还会瞪着原本就大大的眼睛嗔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你轻一点儿！”虽然是骂我，但是，早就没有了几十年前的凶光的眼中，流淌着的已经是我越来越不陌生的慈祥和爱怜了。

父亲，再也没有揍我了。他说，想揍也揍不动了。听了他的话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在我心底，总有一种异样的情绪涌动着。就在昨天，这种情绪突然引发了我的不安。

五一节还向人敬酒的父亲，在准备去吃鱼的饭店门口，突然下不来车了。“快拉我回家。”他咳嗽着乞求我。

一个80岁老人的意愿，儿子是不能违拗的。

把他抱下车，放在家中沙发上，喂口水，十几分钟前他还有些发紫的脸上，渐渐泛出了些许血色。他轻轻地对我说：“没事了，刚才我胸口有些堵得慌。”自幼很有些护理经验的我，确信他没有去医院急救之需后，把电视机遥控器递给他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一种强大的幻觉油然而生：遥控器似乎变成当年他揍我的棍子！多希望他再揍我一次啊！当年揍我的时候，他多有劲儿啊！

生活手记>>>



踮起脚，靠近阳光！说得多好啊，只要有一颗火热的心，就能够张开双臂拥抱太阳。

靠近阳光

□王纯

我在网上加入了一个叫“向日葵族”的驴友群。很喜欢这个群的名字，觉得这里一定有一群乐观向上的“向日葵”。群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子，网名就叫“向日葵”，大家都亲切地叫她“葵葵姐”。群里有上百个驴友，每逢节假日都组织活动，去周边的市县旅游。

大家喜欢去的是有一些野趣的地方。我第一次跟着他们出去，是去一座山上看红叶。集合后，整齐的车队打开双闪灯，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绕过山路十八弯，终于到了山脚下，大家准备登山了。我因为是第一次参加活动，没有带登山杖，葵葵姐就把她的登山杖让给了我，她自己又跑到车里拿了一根。她笑着对我说：“瞧见没有？我这儿有好几根备用的呢！”

登山的路上，葵葵姐非常活跃，她走在最前面，不停地给大家报告路况。山路崎岖，有的地方还很险峻。我有恐高的毛病，走到高处总是小心翼翼，不敢往下望。葵葵姐很快看出了我的心思，每到危险处，她总是和我并肩而行，让我走在里侧，她在外侧保护我。

我发现，葵葵姐不仅对我照顾入微，她对每个人都非常热情。她帮别人背包，给别人递遮阳帽，还不停地谈笑，活跃气氛，简直就是这支队伍的灵魂。这座山虽不算太高，但是山间没有路，很难登。不过在葵葵姐的带领下，我们经过了一番历险，都到达了山顶。

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，大家兴奋极了。在山顶上看漫山遍野的红叶，简直是美景如画。山间杂树丛生，呈现出多种颜色，红色是底色，黄色、绿色夹杂其间。红色也是深浅不一，显出不同的层次，更添一分美丽。山势连绵，宛如多彩的花圃。我们拿出相机，不停地拍照。

葵葵姐登到最高峰，张开双臂，做出拥抱的姿态。只见她在山尖上努力地踮起脚，昂起头，喊了起来：“踮起脚，靠近阳光！我现在是离阳光最近的人了！”我们都被她感染了，为她鼓起了掌。

踮起脚，靠近阳光！说得多好啊，只要有一颗火热的心，就能够张开双臂拥抱太阳。葵葵姐一定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。

下山后我才知道，七年前，葵葵姐一家人出了车祸，丈夫和儿子都离她而去。她消沉了一段时间，甚至想过要随他们而去。后来她终于走出了阴影，开始重新乐观地面对生活，就像她的网名“向日葵”，努力向着有阳光的地方生长，踮起脚来，靠近阳光，做一个离阳光最近的人。

葵葵姐是摄影爱好者，她的作品获了不少奖。她说：“上帝让我留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为了让我替丈夫和儿子来欣赏这个美丽世界的，我要把最美的风景永远定格。”

人生漫长，很多无法预料的风雨也许会不期而至。无论怎样，只要心怀对生活的热爱，就能靠近阳光。努力踮起脚来，做一个离阳光最近的人吧。